



单板滑雪往往充满激烈的冒险精神。滑雪者通过一段距离的滑行,借助抛台腾空而起做出高难度的动作——此时,他们“飞翔”于蓝天之上。

飞翔的艺术

本报记者 陈曦文/图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很好笑,我们的生活已经数字化了。我们的朋友是虚拟的,只要是想知道的,点点鼠标就能做到。我们不满足于通过无数的二手信息来体验生活,如果我们想参与,那就自己来吧。”纪录片《飞翔的艺术》告诉大家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寻找真实的自己。这部名字与“飞翔”有关的纪录片,以单板滑雪为主题,但无论你是极限运动爱好者、飞机爱好者、地理爱好者还是音乐爱好者,都能从中挖掘到你所热衷的东西。纪录片中那些爱极限滑雪如命的年轻人,用热情挑战着一座又一座雪峰,不畏严寒、不惧伤亡,用挑战自我的精神诠释生命的意义。

单板滑雪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1965年舍曼·波潘把两个滑雪板绑在一起,偶然中创造了两脚踏踏在一整块板上的新“滑雪板”,单板滑雪又称冬季的冲浪运动。单板滑雪于80年代开始风靡美国,之后又传到欧洲。1982年举行了美国全国锦标赛,1983年举行了首届世界锦标赛,1990年成立国际单板滑雪联合会,1994年国际滑联将单板滑雪定为冬奥会正式项目,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首次举行了单板滑雪比赛。

中国的年轻人正在为这项充满魅力和挑战性的运动发出惊呼,一些人已经行动了起来。今年的这个寒冬,据说是北京28年来气温最低的一个冬天,当路上的行人缩在厚厚的棉衣中匆匆而过时,滑雪爱好者却迎来了最好的季节。日前在北京南山滑雪场举行的第十一届红牛南山公开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27名顶级单板滑手和从资格赛晋级的7名中国滑手发起对WST五星级赛事冠军的冲击。选手从40多米高的坡道极速冲刺,借助跳台飞跃腾空做着抓板、倒立、旋转等高难度动作,令观者发出阵阵惊呼。

在首次设立的女子组比赛中,中国滑手朱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季军,成为首位站上世界单板巡回赛五星级赛事领奖台的中国滑手。得知获奖时,她显得很平静,她说:“我喜欢自由式单板滑雪,这是项自由的运动,以前在体训队练习U池滑雪,日复一日重复的训练让我觉得很枯燥。所以后来选择了自由式单板滑雪。”扎着两根粗辮子的朱虹身材很娇小,但在滑雪道上腾空时,那种敢于“飞翔”的勇气让人不由对眼前这个娇小的女孩子充满了敬佩。而更让人敬佩的是她身上不仅有冲向天空的姿态,也有直面生活的坚韧。为了坚持自己喜欢的单板滑雪运动,她给滑雪运动器材店打工,边打工边训练。虽然收入不多,但能一边工作一边滑雪,朱虹自己感觉很满足。

参加男子组比赛的中国滑手张伟,在南山滑雪场有一间自己的滑雪板店。在朋友圈中,大家都亲切的称他为“张老板”。“和国外的职业选手比起来,我可能只算是一个单板滑雪发烧友。如果没有自己的店铺支撑,我也许很难坚持自己的梦想。”张伟总和问他的人这样说。

的确,像单板滑雪这样的极限运动文化在美国早已深入到千家万户甚至渗透进主流文化。极限运动在兴起的同时又孕育了更多同样“另类”的文化。尽管很多观众没有亲自体验过用滑雪板翻跟头,或者骑摩托飞来飞去,但极限运动却以另外的方式深入到了普通人的文化生活中,如时下十分红火的摇滚乐、脱口秀以及五花八门的现代舞蹈,很多往往是伴随着某一种极限运动诞生的;而描写极限运动的流行歌曲唱红了网络;以极限运动为主题的摄影展常常会吸引数以万计的热心观众。

极限运动在90年代初传入中国,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已发展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与日俱增。从一年一度的各类极限运动体育赛事的举办,到大街小巷的极限运动爱好者娴熟的运动技巧的展示,都在向人们展现着极限运动强大的生命力。随着国际体育文化交流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极限运动文化在中国年轻人中也将拥有自己的一片蓝天。



头盔、眼镜、时尚的雪服。着装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摄影师在场边捕捉滑手的侧空翻动作。



滑雪时神经受惊是单板滑雪难以避免的一部分,也是滑手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拥有滑雪梦想的张伟,在南山滑雪场有一间自己的滑雪板店,大家都亲切的称他为“张老板”。



历经千锤百炼,单板滑雪的小伙子们此时看上去像在空中飞翔。



借助跳台做360度转身。单板滑雪作为一项比较年轻的运动项目,它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和流畅优美,又有驰骋雪海的刺激刺激。(图片为电脑合成)